

从六小时的《红楼梦》到九小时的《2666》，对文学鸿篇巨制做大体量、全景式的改编，成为近几年国内外话剧界出现的新现象

“马拉松戏剧”是对文学修养和戏剧能力的双重考验

荣广润



话剧《红楼梦》演出照 齐琦摄

话题是从近日时长六小时的话剧《红楼梦》的上演引起的。

文学经典作为戏剧的改编对象，历来并不鲜见。然而，由于舞台演出的时长有限，当面对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字的文学巨著进行改编时，通常采取的做法是取其中一个或一组主要人物，或者取其中一个或几个主要事件，以此为核心进行比较深入的改编。以《红楼梦》为例，越剧的经典之作《红楼梦》，就是以黛爱情为主线，兼顾家族内部的其他矛盾展开；昆曲《晴雯》和京剧《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等也都属于此类作品。

对于鸿篇巨制做大体量、全景式的改编，则是近几年国内外话剧领域出现的新现象。除了上下两场共六小时的《红楼梦》之外，我们还看到了时长近四小时的话剧《尘埃落定》以及时长八小时的俄罗斯话剧《静静的顿河》、时长九小时的法国剧团改编智利作家的《2666》等，业界称之为“马拉松戏剧”。与局部性改编相比，这样的改编显然更能展现文学巨著广阔而相对完整的面貌，以及与之相符合的戏剧表现方式，对于观众来说，也提供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观看体验。

这种趋势的出现，和戏剧观念的变化有关，即与当今戏剧界重提戏剧的文学性的问题有关。

戏剧界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非常注重“实验性”的探索。一些实验戏剧热衷于挑战戏剧文本的基础性地位，认为戏剧的本质是通过现场表演传达的，故而不应当拘泥文学性。在西方，激进的残酷戏剧的创始人阿尔托主张戏剧要“结束戏剧从属于剧本的状态”，代之以“在空间中表现”的新的戏剧语言；格洛托夫斯基坚持戏剧只是“发生在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事”，其他都是附加的东西，因而要创立“贫困戏剧”；德国的雷曼则以“后剧场戏剧”的定义来强调此种观念。这些理论影响所及，在有些戏剧从业员眼里，戏剧的文学性被视为是老派过时的代名词。

然而在经过长期的实践与理论的探

索验证之后，今天的戏剧界越来越辩证地重新认识到，文学性对于戏剧的内涵深度、人文价值极为重要。许多戏剧家大声呼吁要让文学性重回话剧舞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不少长篇小说名著纷纷进入戏剧界的改编视野，包括陕西人艺的茅盾文学奖改编本三部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主角》等，体量都很可观。文学名著可以使得戏剧作品的内在张力更足，戏剧也能够使得文学名著以另一种形式得到表现和传播。这些舞台作品的出现，既是创作者们希望用当代视角看待文学名著，以戏剧手段传达文学精神的努力，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戏剧的社会功能和艺术特征的理解日益全面，戏剧观念、戏剧思维更加丰富。

当然，和一般的文学作品改编不同，如《红楼梦》《静静的顿河》这样大部头的经典名著，其全景式的舞台改编全面考验着编导的艺术功力。概括而言，起码有三个问题关系到作品内涵的传达和观众的审美体验，需要解决。

首先，文学名著内在的精神、内在的气质、内在的文学的风格，不能在戏剧作品里得到真正的体现？每一个

改编者都有自己对于原著的理解，有自己再创造的视角和方法，可能的改编还原度更高，有的改编创新性更强，这些都存在问题，但如果改编的结果是丧失了原著的气质和精神，那就不能算成功。一流的文学作品之所以难以改编，正因为其具有非常强烈的只属于自身门类的特质。而所谓“忠实原著”，并不是狭义地要求故事、人物、台词的照搬，而是要把握原著的内涵和精髓，把它用戏剧手法准确地体现出来。这需要改编者对于原著有真正深入的研究和了解。

其次，长篇巨作不仅故事复杂，人物众多，所展现的社会面也更加广阔，相应的，改编之后一定会需要更多的戏剧场景来表现，如何使其形成一个逻辑统一、主次分明、详略得当、错落有致的艺术整体？无论是话剧《尘埃落定》还是话剧《红楼梦》，都采用了比较灵活的叙述方法：《尘埃落定》是以傻子少爷的叙述和叙述来贯穿，并且有意识地保留了原著小说里的语言风格；《红楼梦》除了以贾宝玉的视角为主，他人的视角为辅，串起宝黛的爱情、十二金钗的命运以及荣国府宁国府里种种面貌岸然下的虚伪之

外，还采用了一些对称的手法，比如将两次中秋赏月诗会和元春省亲的去世对称安排在上下半场以形成对比和呼应。这样的结构方法，都是希望能流畅自如而又线索明晰地铺叙作品的生活面与人物众生相。相比之下，《红楼梦》因为体量更大，难度也更高，全剧的总体把握未来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第三，中国传统戏曲比较习惯于处理一人一事的故事，但长篇小说作品的大体量改编必然要面对人物众多的问题，如何在舞台上构建一个琳琅满目的人物长廊，展现出他们独特的性格、形象和命运，让观众能够清晰地辨认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而不是演员在台上演了半天观众都不知道谁是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因为人物多了，分在每个人身上的笔墨必然少了，需要用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人的特点并且使其其人物长廊，展现出他们独特的性格、形象和命运。很多观众在看了话剧《红楼梦》之后，觉得贾母、王熙凤、刘姥姥等几个人物形象比较鲜明生动，相比之下，十二金钗的大部分形象艺术特征尚不够明显，需要通过台词来进行辨认。

这中间有文本提供的戏份的原因，也有演员艺术创造力表现力的原因。俄罗斯话剧《静静的顿河》也有类似的情况。

由此可见，大体量文学名著的改编对于编剧、导演、演员、舞美各个环节都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你面对的不是一个相对集中的形象，而是比较宽阔的画面和厚重的人文价值，需要创作者将自己的文学修养和戏剧能力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把纸面上的人物转变成舞台上的形象。这些舞台形象是你创造的，同时又是作家所创造的文学形象最为传神的表达。

从以上角度来看，话剧《红楼梦》的许多艺术处理是颇有成效的。其中有两场戏我特别喜欢，即上半场的“刘姥姥一进大观园”和下半场的“抄捡大观园”，其场面和人物关系的戏剧性与人物形象的鲜明表达，以及内在的意义都体现得比较出色。

“刘姥姥一进大观园”在原著中就有把贾府的奢靡繁盛与刘姥姥的窘迫粗鄙弄成对比的意味，转换到戏剧舞台上，首先是演员非常生动地把一个农村老太的朴实以及她跟大观园格格不入人表现了来。而一个品尝茄鲞的细节，王熙凤不经意间夸耀贾府食不厌

精的奢靡和刘姥姥为之咋舌的自嘲，便凸现了上半场编导渲染的“风月繁华”的基调。更有意味的是，话剧把王熙凤托付巧姐儿提前到了这一幕，宴席散场，在贾府呼风唤雨的王熙凤向这位看似不上台面的刘姥姥吐露了担心女儿未来命运的隐忧，请求她将来能保巧姐儿平安。这不仅是因为篇幅原因而做出的结构调整，更是一种隐喻，一种反讽：看似风光无限的王熙凤内心的孤独，表面轰轰烈烈的望族私底下的不安，皆在其中。这一幕兼具丰富的戏剧表达和内在含义，是曹雪芹原作精神的舞台呈现。

“抄捡大观园”是大厦倾覆的前奏，是朝廷抄没贾府的内部预演。自此，大观园一步步走向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无论是戏剧气氛还是内涵深化，都透出苍凉败落的意味。而这场戏本身，又浓缩、综合、重组了大观园里几个丫鬟的命运——丫鬟们的遭遇结局是《红楼梦》中很重要的内容，晴雯、侍书、入画、司棋等几个丫鬟面对冤屈与厄运，表现出了不同的个性，或倔强，或抗争，或懦弱，或凄苦，各呈其貌，颇为生动。虽然她们的性格差距还可以拉得更开一点，特别是晴雯，可以更刚烈些。但总体来说，人物刻画是比较鲜明的。与此同时，丫鬟们侍奉的探春、迎春、惜春几位小姐在贴身奴婢被逐出大观园时的反应和态度，或气愤不平，或冷漠观之，或遁世逃避，也颇有层次地展现了她们的性格为人。抄捡的最后，始终气势汹汹、狐假虎威的王善保家的本想藉此泄私愤，却偏偏在自己的外甥女箱笼中翻出了触犯家规的证据。这样一场戏，写出了众多人物，完成了戏剧的陡转，又透露出贾府实则千疮百孔的内里和必然结局，是相当精彩的。

相形之下，或许是由于越剧《红楼梦》的影响极其强大，人们对话剧版中宝黛的主线的呈现还有不够满足之感。这也从另一角度反映出文学巨著改编的难处所在。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幽默的最高境界是一种哲学道理”

——由郑辛遥新书《智得其乐》说起

毛时安

漫画家郑辛遥编著的新书《智得其乐》有个副题：“‘智慧快餐’漫画专栏三十年”。三十年来，多少伟大的历史事件，从我们面前呼啸而过，而一份巴巴掌大不了的《智慧快餐》却能始终在时代的潮流中保持着自己艺术魅力。不但被国内众多报刊刊登，还不时被日本、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转载，在国内屡屡获奖。一道看似简单的漫画快餐是如何做成经久不衰的艺术名菜的？我以为，掌勺的郑辛遥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艺术界同行关注：

直击世道人性的选题。鲁迅先生说文学创作，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漫画前辈华君武曾告诫辛遥，“幽默的最高境界，是一种哲学道理”。高级的漫画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搞笑逗乐，也不是像一些蹩脚的喜剧演员，做些硬噱头、烂包袱，搔痒胳肢窝让你笑不出硬笑。漫画之“漫”，不是漫不经心之“漫”，而是苦心孤诣地寻找，最终出之于轻松的“漫”步方式的绘画样式。作品产生的年代会过去，但作品的意义、趣味、余韵却久久不会消失。《智慧快餐》一是直面人性的缺陷，揭示人性深处的哲理，不拖泥带水；理要明白晓畅，切记云里雾里。一语天然万古新，艺术最忌诗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三十年的《智慧快餐》几乎条条都令人哑然失笑，过目不忘。如“有些人一生中所有的错误都是在本想说‘不’的时候说‘是’”，是对我们热心过度、情面难却的提醒。“有油水的地方常是最滑的

地方”，还有异曲同工之“意外之财，易生意外”“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声音不大，却敲响了人心贪婪、投机取巧的警钟。“在明处能看清人的脸，在暗处能看清人的脚”“尖刻话，催人老”“小别胜新婚，久别会离婚”，一条条都是多么深刻隽永的人生感悟和细心提示啊！同时，昭示我们明亮美好的人生在哪里。如“幽默让你做个快乐的人，智慧帮你做个明白的人”“人生就是一节电，平常要像‘节能灯’，少做‘闪光灯’”“能容下别人的短处是风度，能容下别人的长处是气度”“学会倾听，机会的敲门声有时非常轻柔”，那温婉的语调，就像平地里听辛遥在说话。“有个好枕头，有双软鞋子，便可感受从头到脚的舒服”，美好的生活其实就那么简单！《智慧快餐》让我们做个明白人快乐人。二是对社会百态的展现和社会陋习、不良现象的批评。《小孩心血来潮领宠物，老人无可奈何养宠物》不经意一瞥把最日常的生活收入眼帘。《无人信的数字》对于掩盖房价飙升的揭露。《捐赠》中捐赠者和受赠者，两人一手在爱心前捐款，一手在爱心后做交易。一张挂着正职签条的大班椅旁围着各式各样大小高矮十几把写着“副”字的椅子。《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形象鲜明地展现了形式主义的入浮于事。满头大汗，穿着高筒套鞋，用“治理”的大拖把拼命擦着写有“问题”大字的地板，却看不见源源不断排着污水的龙头，真的是“治标不治本，忙忙一场空”。又如《总结报告》中“成绩简单

写复杂，复杂问题简单写”，写总结写满纸的洋洋自得，笔下一朵鲜花伸向空中。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官场病的批评和揭露，充分展现了一个记者出身的漫画家从未泯灭内心深处燃烧的善良。而在大量公益性漫画里，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辛遥对于公众热爱，希望生活更美好的那份赤子之心。三是以国际化的视野对现代世界人类生存普遍境况和内心的人文关怀。《有限的大脑，无限的大数据》描写自然人和机器人动手脚，人已开始脑洞冒汗。对新生的大数据，画家没有简单下结论，但已然敏感地意识到一个关系、影响人类未来的最现代的问题之存在。《无题》中行者白天仰头张口吞吃着日光，夜色中低头张嘴吐出光束照着脚下的道路。面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这是多么有想象力的能源利用！小漫画大智慧，小漫画大道理，小漫画大世界，小漫画大文化。

轻松背后的深沉思考。喜剧轻松幽默的形式背后是郑重的庄严的人生思考和苦心孤诣的艺术追求。我曾经见过滑稽大师姚慕双、周柏春，他们有小《说英语》的段子。周柏春面对自以为英语了得的姚慕双，一口气把英语26个字母倒背如流，直到最后吐出DCBA几个字母，让搭档大丢颜面，也让“观众朋友们”在哄堂大笑中悟出哲理。他们曾告诉我，为了出一个健康的噱头和笑料，想得痛苦不堪，夜不能寐。上穿碧落下黄泉，像屈原问天那样，面对大千世界在追问。只不过换了一个追问的环境，不再是芦花摇曳，一片荒凉的泪

罗江畔，而是在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一片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想想为了轻松的幽默而沉重的痛苦，也是一张很滑稽的“智慧快餐”。我有时会同情辛遥为了喜剧而带点悲剧、苦戏色彩的创作过程。辛遥总是在茫茫大千世界寻找着智慧快餐的食材。我们都曾有过焦虑排队等候的体验，可是有谁像辛遥发现过“排队的欣慰不是前面的人越来越少，而是后面的人越来越多”的微妙心理。

抵达纯粹漫画的运思。漫画界老前辈方成说，哲理漫画是构思难度最大的“纯”漫画。确实，《智慧快餐》充分体现了哲理漫画的纯粹性。从来没有呼天抢地的嚎叫，没有心酸刻薄的谩骂，没有博人眼球的出格乖谬之举，也没有耳提面命的训斥和标语口号直奔主题的说教。只是从容不迫的月白风清的娓娓而谈，是朋友之间友好平等的对话。同时，漫画出人意料，谁在反方向的路上走得越远，谁就越能赢得读者的芳心。一般来说，一文一图之“文”还是说理，它必需转化为“图”，即由逻辑思维到形象思维的转换。“拥有即负担”，言简意赅，怎么表现？一个人大汗淋漓背着一辆汽车！人们总是一味地想“拥有”，可是我们是不是经常在做着吃力背汽车的蠢事？“选择最好的未必就是最好的选择，合适才是最好的”，有点弯弯绕，怎么表达？一头大象想把一只脚伸到女士的高跟鞋里。生活里有很多人羡慕的选择，可对于选择者无异于那只大象脚下的漂亮高跟鞋。“一个愚蠢的人总是会找

一个更愚蠢的人来崇拜他”。在郑辛遥笔下，一个西装革履、脑袋却是反转皮鞋的大人物，身旁有人吃力地在为他擦脚下的那只皮鞋。艺术本质是非常规的逆向思维、创新思维。智慧快餐，经常用“纯”漫画的智慧挑战着我们的智商。“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哲理漫画，仅有“理”还不够，更要有“趣”。理趣，就是情趣。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叱咤风云，个性十足。在我眼里，车载斗量的文字也很难描绘出这个出身贫寒、时常干出一堆匪夷所思事情的马拉多纳，居然被郑辛遥一枪就“毙”了。辛遥给他画漫画，仅仅是画一只足球下方他的鼻子和嘴巴，就写出了他来自贫民窟倔强不屈的斗志，球场上睥睨一切的雄姿，乃至日后面对上流社会口无遮拦桀骜不驯的狂放。

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智慧快餐》没有眼花缭乱的图像，故弄玄虚的复杂造型，也没有拖泥带水的啰嗦。几乎每张作品都一目了然，带着鲜明的郑氏印记。一是黑白处理，对比鲜明，压缩色彩，排除进入智慧快餐的视觉干扰。二是简笔画法。用笔简约，线条流畅，造型简单夸张。非典时期淮海路街头有一张他的《请勿随地吐痰》。画中一只手插在裤兜里的行人，回头就吐，随着抛物线坠地的居然是一颗结结实实的黑色炸弹。吐痰人漫不经心的神态和炸弹的对比，用笔轻松又触目惊心。近年辛遥的生肖漫画，更是充分展现了简笔的特长。猪年《猪圈玉润》，突出猪肚的浑圆饱满和翘起的猪嘴；鼠年《鼠年大

吉》，从“头”贯穿到“尾”是一根灵动快乐的线条；牛年《牛气冲天》，突出向前拱起的牛背和饱满有力的浓墨牛角；虎年《虎虎生威》，突出了老虎回头瞬间的威风凛凛和尾巴的坚挺高扬。他的生肖漫画，像春联和“福”字，成为我们跨入新年的节庆符号。简笔不是简单、简陋，而是苛刻的近乎自虐的提炼和提炼后充满了丰富想象力、启迪心智的简约。正如他的漫画《简单是用复杂来支撑的》所表达的那样，一半表盘，一半机芯，支撑一目了然的指针准确计时的表盘后复杂的钟表结构。在文字、线条、造型上，画家惜墨如金到了经典名著中吝吝鬼鬼锱铢必较的地步。话不说穿，理不讲究，笔不画满，画家做减法，让读者做加法。穿越有限的形象走入广阔的思想和思考的世界。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人类有一种通过局部想象创造整体的“完型”能力。意到笔不到。三笔留海短发，一笔勾脸，四根长线条，加一张嘴、一副眼镜，就让大嗓门、乐呵呵，曾经出镜率颇高的老上海文化的“教母”级作家程乃珊呼之欲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由最具鲜明特征的“一点”引发想象的“其余”，这正是《智慧快餐》极简主义漫画的艺术魅力所在，而且充满了线条的装饰之美。

我们的时代需要更多郑辛遥这样优秀的漫画家，漫画界也需要更多郑辛遥这样优秀的漫画家来振兴漫画事业，从根本上扭转改变讽刺幽默的大众艺术——漫画成为“奢侈品”的问题。